



貞觀政要卷第三

論君臣鑒戒六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 凡七章。

論擇官七

戈直集論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  
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  
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  
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  
聞其過卒子聿切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  
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  
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  
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  
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  
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  
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我故君以煬  
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  
以為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為戒。則凡吾之盡忠  
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  
為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時不愛吾身也。寧  
可以須臾之細微。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  
身也。寧可以細微之利。天下國家。一己之私。盡其  
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一己之私。盡其  
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家也。各愛其身  
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  
有盜發。曾音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後同。於。如。

隋將以魏郡降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

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獄官張元濟恠之。試尋其

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

推勘。不勝苦痛。勝。平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

二千入內。惟九人逗遛不明。逗。音豆。遛音留。遷延也。官人有諳

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

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平聲。

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

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此言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群臣以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於史臣此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顏回字子回

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謂孔子曰有人好忘

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丘孔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焉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孜孜為惡桀紂之徒也太宗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分善與惡之間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

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

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

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

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

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蹇以自正

蹇音蹇言也

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

庶幾於獲安也

幾平聲

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

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謹之言天下既安

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

樂音洛

惡聞正諫

惡烏去聲

張子房

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

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

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

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劫良

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

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

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終不敢復有開說

四皓為輔賴以不廢況陛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

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

齊桓公齊君名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三人皆四人飲

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為去聲諸侯自稱也叔牙奉觴而起曰捧音願公無忘出在莒時桓公初出

奔於莒鮑叔為之傳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



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  
迎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  
甯戚嘗候桓公出，扣牛角，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骭。從  
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骭。從  
昏飯牛至夜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骭。從  
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  
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  
年高昌王麴  
文泰遏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  
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  
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  
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  
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  
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  
萬九百一十八里。  
為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  
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儆戒之言，以

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  
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  
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  
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  
而儆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  
王授受之際，懿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  
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為人上者，佩太宗君臣  
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  
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  
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  
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  
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  
肅則容敬。禮緇衣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陶音墮。虞書臯

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

臣相遇。夫音扶。後同。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

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

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固

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

遊於鳳凰之墟。韞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

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

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

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

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

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媵音胤。垓音該。伊

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

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

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

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

日。齊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

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

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

不聽。被囚為奴。武王即倍訪之。箕子為陳洪範九疇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如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為舊君反服。古歟。為去

子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

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辭之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

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出亡不送

公曰裂地以封之。䟽爵而待之䟽平聲。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

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

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

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為傳。崔杼弑齊莊公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

名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去聲。後同。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

為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

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孟子告齊宣王之辭。雖臣之事

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

主者為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

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與音預。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為任重矣任之

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

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

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

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去聲

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

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

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

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

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篇之辭若憎而不知

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繁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

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

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曰君舟也

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

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

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



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

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踈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

三至而不投杼者，

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

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

王之投杼也。

臣竊思度

待洛切

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



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聲。

###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之蔽也。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挈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之德。茂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始而克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



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貞難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列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歧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為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有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

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則豐功厚利莫大焉。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

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為去聲生長深

宮長音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

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

臣夫功臣子弟扶音多無才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

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

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

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述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為右屯



衛將軍。武德初。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此自立。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

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慙

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

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為大將。大業九年。起

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

荷恩。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

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為公卿。必君呂伋召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

宗問。守成人間情偽。所以多亂。玄齡以為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偽。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迺歸各於功臣。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 擇官第七。凡十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

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務省官負。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

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之辭。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

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

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小

雅。小旻。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篇之辭。



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良曰。五殺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皆載在經

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負使得各當所任。各當

聲。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負位。玄

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

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

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

子。夫音。比音。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

累。良偽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負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勒赴省選。集

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甫。隨材銓叙。各得其所。時人

定武制。七百三十三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朱氏黼。曰。有事則職省。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

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

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

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

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

之制。非不甚美矣。然負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

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負外官至

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  
人。而書稱二百二十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  
者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  
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  
稱召公。以一人而兼二職。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  
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  
無攝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



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為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斂。權任專一。無避事苟免之患。貞觀時。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貞觀之外。善政。多於正。貞觀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二曰裁。孽幸。蓋奔競之風盛。則貞觀而少。官不得以不增也。孽倖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盍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比音鼻聽受辭

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

敕尚書省。

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貞觀中。以太宗曾為之。故缺而不置。其次

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

不決者。皆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辨六官之儀。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焉。惟寬滯大事。合聞奏者

焉。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

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

為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畧。姑以是為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孰



於有司之務。躡躡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  
治本。而責成於叢。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  
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  
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  
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  
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  
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  
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  
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  
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  
人。而參之以封倫揚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  
職。而未得擇  
宰相之道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  
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為相之體。然大臣  
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  
老。大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  
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  
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

國計。民命。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  
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  
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  
邪。太宗救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  
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  
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

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

刺史見前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

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

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

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  
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於有司之務。躡躡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  
治本。而責成於叢。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  
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  
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  
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  
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  
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  
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  
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  
人。而參之以封倫揚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  
職。而未得擇  
宰相之道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  
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為相之體。然大臣  
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  
老。大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  
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  
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

國計。民命之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獄成。輔相以  
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  
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  
邪。太宗救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  
事耳。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

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

刺史見前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

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

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

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  
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

得人。比來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

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

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

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傳

說。音悅。傳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

為相。立逢呂尚。呂周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

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為師。然後為政乎。且

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慙赧而退。切。奴版

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

事用。心即其人也。

孫氏甫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

大。群任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

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

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

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

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

掩。已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

能。固其情一也。姦人立私。必附己。乃引之。賢者



則賢者

進矣。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

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

王魏。非惟不應後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

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

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

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

難我。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

其主。得群臣表疏。則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

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

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為也。以若所

為。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

異能。蓋未有如已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

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入也。屏斥有餘地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

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後同。數年之

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

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

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後同。向數

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

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

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

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

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

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



我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為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

為去聲。不可造次即用。造七切。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

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

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當去聲。無功者自退。

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

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虞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

去聲。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今平聲。不能濟

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

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

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

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禮作樂。孔子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周公制

言也。後世之所以為才者。此古人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

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亂職斯人之用。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猶恐其或

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

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為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馬氏之譏魏徵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

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

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

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

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

並去聲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入為

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

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

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

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

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故擇其人天

子列爵頌祿非為臣下皆以為民也故擇其人天

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

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

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

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

可不慎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者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而不輒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於是為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為要職。治外者為左遷。故吏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遷外。選常滯。然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謹舉可也。縣令卑而尤眾。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舉其人。可也。若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已任。則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愚按：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朝廷其堂奧。州縣其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輕外之時。以下至縣令。士多不屑為之。夫令親民之尤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

知體要者與。為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重之乎。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可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

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授

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為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

天府眾務淵藪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爰至曹郎

上應列宿音秀漢明帝曰苟非稱職稱去聲竊位興譏

伏見比來比音鼻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文案壅滯

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



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  
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陛

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

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網維不舉。並為勳親

在位。為。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

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楊。浮。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

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

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

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

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便。論。並。平聲。當。

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眾授能。非才莫舉。天工

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切。至

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九。十。曰。耄。

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又妨賢

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

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如並得人。自

然網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

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官為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稱厥職矣太宗即以洎為左丞可謂知人也已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為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令平聲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以政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

長澆競之風

長音

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為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澆競之風誠為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迺迺而考其德行道藝實興于王此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舉吾見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



美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爽為周太保二公夾輔成王然則四岳唐虞官名掌四岳諸

侯之事或一九官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為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工益掌山澤

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

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

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先儒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

姜治內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

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聲後同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

夫音扶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

馬以獻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或無足也或無

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

語不通必重譯而求也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

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

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

其父母昆弟之言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龍逢

比干紂臣皆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

國而逃諫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

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



有職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

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

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

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

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之

後采傳記行事。著說苑三十篇。人臣之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音現。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

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

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朔。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

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去聲。絕其源。轉禍

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

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

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

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

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

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



為樂音洛後同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日內實險

諛音蔽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

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

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

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

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

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比音鼻以蔽主明使白黑無

別被列切是非無間去聲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

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

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

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經解篇之辭然則臣之情偽知

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

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

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

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

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



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踈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實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朞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為去聲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

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臯陶為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某臣某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則邪人也具諂奸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是年

復脩方成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委積之事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

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



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在厥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有大好髭鬚之語。旋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為善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議耳。太宗聞而遽改。迨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 封建第八章。凡二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邦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為從兄弟。上言義旗初起

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入鄆南山舉兵應太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

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聲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

杜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

功居第一。推他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群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鄭侯功臣皆曰。何

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何之功。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

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

是太宗謂群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疎

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為荆王從祖昆弟澤為燕

王並為將軍有功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

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

無功者皆降為縣公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月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

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

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

先朝示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

所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惟有功者不

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

後所降皆郡公也縣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褒表

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為一家之私哉周公

至親太公異姓皆祚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

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祚土而爵彌食邑禮典

隆重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

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

以明有功充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

二世而滅吕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吕后名雉漢高祖后

惠帝母也惠帝崩吕后臨朝欲王諸吕諸吕擅權朱

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吕一人自是諸吕憚

益劉氏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



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

高祖第六子

安州都督吳王恪

太宗

也。次子

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

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

襲刺史禮部侍郎

尚書之貳

李百藥

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

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復授右庶子。卒。謚曰康。

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

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

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

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

矣。咸云周過其數。

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歷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過

其數也。

秦不及期。

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存二世被弒。子嬰降漢。不及期也。

存

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

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

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

背音倍。商書。傳

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守。

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

七廟隳祀。

彌。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為城。因河為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

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臣以為自

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締構遇

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

曹操沛人。

父嵩為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子不受漢禪。國號魏。追號操為武皇帝。

漢高



徒役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必皆亡。乃縱所送徒。徒中願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

能去也。推他。回切。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歸之堯之子而之舜。堯之子而之舜。菁華

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大光顯被及于四外也。大

舜之上齊七政。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政。謂日月五星也。非止情存揖

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放。上聲。勛。與勳同。重。平聲。放。勳

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因以為堯舜之名。尚不能克昌厥後。是

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

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

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

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舟。東遷。避

逼。周平王。東遷。雒。裡。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

漸。有累於封建焉。累。去聲。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

為閏餘。百六為周之既。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閏位。陽九之既。百六之會。謂莽為閏位。百六為漢之既。數也。律曆志曰。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注。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為。四。百。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

誦。武王之子。誦。周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

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為諸侯。而有四方所履踐之界也。將閭子嬰之徒。俱啓

千乘。將閭。秦公子。為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

出兵車千乘者。也。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



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識。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

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

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五服者。甸侯綏

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甸侯綏

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綏

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綏

百里曰荒。周制乃分其五服為九。見周禮。王畿

千里之間俱為采地。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詩

之卿大夫。邑地也。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易大傳曰。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雖用象刑之典治

劉曹之末。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世之時。又豈可以帝紀網施。秦斷可知焉。鑊船求劍。未

見其可。鑊音刻。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水也。舟

已行而劍不行。若此。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以

求劍而劍不其惑乎。膠柱成文。彌多所惑。往聖之法

治將來。譬猶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宣

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

代德。而有一二王。亦叔父之章也。未有白馬素車。無復

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

而。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弒。未堪羿浞之災。羿音

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丘。羿射于

畋。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為帝。因羿之室生子

後。滅。立。帝。相。夏。之。貴。臣。殺。浞。既。罹。高。貴。之。殃。魏。高。貴。

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為。昭。黨。所。弒。寧。異。申。繒。



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此而黜太子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

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

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音餅詩曰。介人維藩。大邦維屏。化為

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眾暴寡疆場彼此干戈

侵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鬻莊華切。鬻。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

鄆滅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鬻禮記曰。魯婦人鬻而弔。崤陵之師

隻輪不反公羊傳。僖公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斯蓋略戎敗秦師于殺。匹馬隻輪無反者。

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人。以聖王經

國義在封建著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

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

也。據天邑謂天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

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

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以

代古之圭璋分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黃霸為穎川太守

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後漢秦彭。民稱父母。讀

為穎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民稱父母讀

甫。杜。前漢。邵。信。臣。為。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號。曰。邵。父。

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為。政。清。平。民。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

有。杜。母。後。政。比。神。明。守。多。貪。珠。徒。交。趾。人。物。無。資。嘗。至。

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謂。為。神。明。曹元首魏人。上。六。代。論。感。悟。曹。爽。方區區然

稱與人共其樂者後樂音洛。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

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



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舒。平聲。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宣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之子也。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麀。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哀之。作二子乘舟之詩。壽朔。當作伋壽。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後為同。去聲。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

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

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豫章太守。清

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後漢。何並為潁川太守。不

每之官舍。妻子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在任不舉煙

火。常食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乾飯。米居官。惟飲吳水而已。

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資藏。布衾敝。祇凋而

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為萊蕪縣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

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

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

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



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言

二百者舉大數也。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

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汴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鄆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

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莊公夫人

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

子平帝名在山上孝子之子皆元帝之庶孫。東洛桓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下吏淫暴

章帝曾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後為如字。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

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禳於寰

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物

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

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

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氏初受

魏禪後遜于宋。後魏乘時華夷雜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重本北狄種改姓元氏。重

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聲。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

術。從音蹤。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

長澆浮之俗。長音掌。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家驅

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

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十四年。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

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



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

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

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諧以

孝。烝烝，又。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不格姦。

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

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下問所饌。每憲司讞罪，尚書

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

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碾。議也。說苑曰：禹出見罪

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之民，各自以

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正色直言，虚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

帝堯之求諫也。訥當作陋。虞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弘獎名教，勸勵學

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

也。相去聲。論語曰：夫。群臣以宮中暑濕寢饌或乖。請

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

不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

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

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簞簞。上音筍。下音巨。縣鐘鼓之拊也。

皆以木為之。橫。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

重。平聲。旦。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

獻。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文命矜其即叙。文命。史記以為



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即陛下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

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悉井切。凝神動

慮。恐安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

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旦視朝。音潮。聽受無

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

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昃。

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

玄言。間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中宵

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

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

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請

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

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彖傳之辭。美哉斯言也。

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平令

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

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

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

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

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

在。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日子文無後。何以勸

善。使復政。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厲音黠。樂姓。其官。復。政。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厲。音。黠。樂。姓。

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樂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厲死。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後盈見

逐。盈。厲。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音現。則寧使割恩

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

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面。直

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疇其戶邑。必有材行。去聲。隨器方授。則

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良偽切。昔漢光武不任功

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

深思其宜。使夫扶音。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

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按

鑑。貞觀五年。上令群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封建。則

御。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

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

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顏。師。古

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

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

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儀。具

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室勳賢。作

鎮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

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云。會長孫無

忌。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

春冰。宗室憂虞。如真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

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蠲除

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

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

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







五伯雖彊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一  
 若此類宗元皆略而廢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  
 二欲舉封建而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  
 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息苟安於未舉兵之  
 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於六國五代  
 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  
 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  
 以封建自私自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  
 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  
 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  
 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  
 立于天下天子聖明而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  
 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  
 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  
 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  
 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宗元伍不見庸也  
 雖守宰編宇內將何救於此故舜禹湯亦足矣帝  
 王無稽治而不可信也夫三代為君如堯舜禹湯  
 之稽治而不可信也夫三代為君如堯舜禹湯

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大國。使賢才皆得  
 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  
 外。無彊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眾  
 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兼。并而  
 之法。天下之私。也。若秦則如民之兼。并而  
 并。筦天下之私。也。若秦則如民之兼。并而  
 也。或曰。然則封建。不可行。乎。曰。郡縣之制。人  
 三。王之法。孰不可行。今可行。乎。曰。郡縣之制。人  
 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可  
 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意  
 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稽古。哉。  
 三。王善政。良法。為古。則又。何貴於稽古。哉。  
 愚。按。封建。古。先。哲。王。公。天。下。之。良。法。義。意。也。  
 世。言。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  
 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封。建。郡。縣。參。錯。若  
 漢。七。國。晉。八。王。挺。禍。尤。甚。其。間。悖。逆。自。恣。負。強  
 梗。化。者。不。可。勝。數。而。維。垣。維。翰。者。亦。復。不。少。然  
 終。不。若。郡。縣。臂。指。運。掉。之。為。得。於。是。封。建。是。非  
 之。論。興。焉。河。南。程。子。曰。有。古。先。哲。麟。趾。之。意。然。後  
 可。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哲。麟。趾。之。意。然。後



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致然也。豈封  
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柳宗元之論固難盡非。  
而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天下自秦始。此誠為  
過。不以盛時封建之美。處為言。而以季世之弊  
處為說。此誠為偏。若胡氏以井田封建可於黃  
後世。則亦未敢以為知言也。封建井田兆於黃  
帝。畫望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豈一朝一夕  
故哉。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田而井  
疆之。紛紜膠輅。何能有定。故以封建為非者。昧  
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為是者。泥於古之名也。蓋  
曰。彼三代而上。之事勢。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  
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  
令。拔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登進而  
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  
可也。毋庸曰不井田。  
不封建。不足以為治。

### 貞觀政要卷第三

###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章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

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

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並同。絕覬覦之心。我百年

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

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  
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非己甥  
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



良且恪美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邪且恪美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出道

王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之盡其道

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

始終之矛盾邪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

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為宗廟社稷之遠圖初

不可尋常嫡庶之禮槩論之也合二君之事

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

太子觀之則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易

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太子

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

者其可心寒哉故朱子謂高祖若能以天盈可

大計為心則蚤與張陳陵勃謀之以恒易盈可

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嬖

愛之私外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

高宗之懦弱不足以外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大

計問之無忌外雖為正大之論內實懷外

家之私其後卒以恪之無辜陷恪而死地無忌

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存

庶幾正正唐室不致牝晨之禍如此其烈也豈  
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  
貞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

為樹置失宜聲去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

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

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

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

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能丕文帝也植  
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

後以恃慢貶安鄉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音

俚語曰。音里。俚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

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聲。見。

音現。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

### 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慮。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慮。

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之心。豈不欲其周。編哉。蓋所以

馬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編哉。蓋所以

別嫌疑。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

勇為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

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天下笑。太

宗目覩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為太

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

亟以為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

每事以隋為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特給魏

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音除。副也。太子君道亞霄極

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

貞觀十三年

三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

冠去聲。去聲。發施號令。施平聲。為世作法。為去聲。一日萬機。或未

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

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傳去聲。愛子教以義。方

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

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

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

意。發病而死。鉅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實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

及梁王王名武。謚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

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

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

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

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禮。有耻且格。乃為良器。此

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博脩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為

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

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免泰之無覲。覲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

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是何異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

為我言之。為去聲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

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

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聲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

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

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

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諸弟及庶子數將

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

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

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

意闕闕分去聲闕音窺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

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

傳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

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也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



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為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官又何益之有哉又

尊敬師傅第十 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府分為上中下三等掌宿衛之事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

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慄然曰慄音凜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勿君攝國政也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豉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傅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謂一心可以事百人謂網之謂數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曷嘗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



無師傳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顛項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壽舜學

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

學號叔。已上出劉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

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

聖人，其無師傳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夫不學則不明，古道

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保、太傅，少師、少傅、少保。

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傳少，保經

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

其極，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

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佐

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

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

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

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

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

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

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

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

傳傳之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使

貞觀八年

二



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

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

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詭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大臣更置陛下之罪親信二世卒為高所弑故知人之

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諸王聲為去精選師傅令

其式瞻禮度聲令平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

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孚于休則開導而訓告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况崇高之上者乎為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

唐因隋制皇叔

昆弟皇子為親王者置師掌傳相訓導匡其過失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

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

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

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

師道自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秦之心甚至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秦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館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秦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為言其後卒有奪嫡之罪竟罹幽貶夫傲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sup>平聲</sup>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傳其關係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其身體傳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子親師傳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為皇太子

子。是為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令平聲。居

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

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



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世子也。此說於成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德為切。迎字疑誤。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子君臣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一作祀主。嗣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

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未曾識憂懼。曾音無由曉

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之。楠也。籥樂管。以竹為之。三孔長。

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

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奭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為師保。漢嗣

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為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

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

身善正要卷四

九



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為梁

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

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為赤子而行矣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

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

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

音潮事見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宗四術

封建篇註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

書禮樂以造士致切隨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

去聲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

言之伏惟陛下誕獻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

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勩思於

當年思去聲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馬

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陛下自勵如此而

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

屏機務屏音餅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

不為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音摛

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淄銖音殊十黍

為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

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鍾張何階於入室鍾繇字元

子楚大夫以詞賦名



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

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

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

與隙同。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

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

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

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勸範。訓及儲君。授以良

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

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間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

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

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

周。監平聲。監撫謂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

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

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

嫌疑。別彼列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

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

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官。案

無因以進言。案音采。案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



前躅音燭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

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

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

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

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等事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敢之士

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

正論之說驗矣惜

太子不足為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

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

愚按陳太子承乾既廢晉王之治初立之後劉洎此

疏條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

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通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

人矣夫脩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群臣親君子

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

旋踵而背之卒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

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章 凡七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謚京兆

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杜正倫曰卿等

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去聲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

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

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

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



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  
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  
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  
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  
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  
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  
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  
柰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  
人使諫太宗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  
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己之從諫其意不  
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

為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  
以識百卒為周宗而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  
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  
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  
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  
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  
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  
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  
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  
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  
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恒矣休曲木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誠太子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禮經教世子之道亦不謂未有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知所以保養之意惟踈遠老臣失德官闈竟忘王業之艱難毋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

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好尚驕逸好去聲多不

解音懈親君子遠小人故爾遠去聲朕所有子弟欲使

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

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

序曰觀夫音扶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

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

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

僖吉儼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爰歷周漢以逮

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時

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

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

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



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嘗為穆生設醴。不嗜。或吐飧而接士。公

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

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得百姓之懽心。孝

日。治國者不敢侮於鰥。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

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

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

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暱同。踈遠君子。綢

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

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

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

塗。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復諫違卜。復音。往而不返。

雖梁孝齊固之勲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

為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遷游擊將軍。淮南東阿之才

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瑟。招

賓客。喜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謚曰厲東阿。見定分

篇。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齊

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冀。漢桓

伯。有尊王室匡天下之功。將軍。後為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卓。漢獻

帝時自為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垂為烟戒。

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

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

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



王之義。

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

九族高祖。

玄曾之親也。

念華萼於棠棣。

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

寄維城於

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為藩為翰。

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

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

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

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

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

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

用為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為諸侯王善惡錄。使知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廷之內。恩常揜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母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

泰等曰。自漢已來。帝第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眾。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少去聲。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  
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  
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  
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  
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  
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  
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  
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壽張不服。壽音舟。張音貌。

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名徹。既崩。

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  
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  
綬。自絞。賜謚曰刺。夫為臣子。夫音扶。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  
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  
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  
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為藩弼。使其能佩  
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  
諄。毋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  
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  
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  
以嫌疑為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  
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戒之言。雖切  
而表率之。  
道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



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

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

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

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為去聲

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拜漁陽太守郭伋為潁

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或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懷群盜皆降

與人興詠生為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西羗為寇堂討平之巴庸清靜

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

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

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

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章帝名烜和帝

名肇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

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

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廣陵思王荆也

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

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已揆人不間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



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况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况於帝子乎。  
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  
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  
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  
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其見之未及此也。一  
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  
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  
王封小國。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  
之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  
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  
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  
為龜鑑。

### 規諫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字高

宗長子也。生承乾殿。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  
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為庶人。十  
八年。卒。封常山王。諡曰愍。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  
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  
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

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  
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纏。至乃受  
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

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  
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故能釋層冰於



瀚海變寒谷於蹠林。蹠都賴都例二切。唐之思結地。置蹠林州。漢書注云。蹠林。匈奴

繞林而祭也。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

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

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誠。祇四

德而為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

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鯉退而學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

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父道也。梓俯。

也。子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華。禮教斯起。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

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道。人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

均。既雕且琢。溫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

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

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

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

懷於玉帛。將克已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群后

之上。處上聲。群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鬯。上音

音唱。七所。以載鼎實。鬯。香酒。灌地以求神者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

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

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三星。中為君。前星。後為少子。少陽之道

斯諒。震為少陽。長子之道也。雖天下之為家。蹈夷儉之非一。或



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悉省。

井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聲。覬披文而相質。去相。

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文。

武王名發。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

望。聞去聲。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

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

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自立。賜扶

蘇死。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

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

其衷也。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

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逐功。臣殺太子。其

性而為。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

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曰。明兩作離。大人高惑戚而寵

趙。以天下而為謔。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

教戒。景有慙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

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

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之。帝曰。天下

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癰。

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

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

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禮。徹居儲兩時。猶幼

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

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儲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

戾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據開博望。其名未

嘗目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

背義而凶終。背音倍。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

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它日為所誅。因言帝疾。崇在

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官木人尤多。又

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宣嗣好儒。大

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蹇。始聞道於匡

韋。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

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死。事。太孫雜

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

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驚。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

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

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廢。中興

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

光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為明帝。號顯宗。明帝

太子烜。是為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

愛。史贊。顯宗不丞。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五官

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

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

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

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名



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  
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  
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獸於中  
其中。群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中

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  
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

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  
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

晉。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

惜。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  
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

瓘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  
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愍

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

凶邪。安能奉其桀盛。承此邦家。桀音咨。盛音成。晉愍  
太子名遹。惠帝長

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  
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讒諧於帝。廢為庶人。惟聖

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

京鄙。音鎬。地名。鄙。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以韓非子賜太子。重經術

以為寶。咨政理之羨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

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

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

多士。文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聲。審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切。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

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

是虧我王度。斃我彝倫。斃音妬。九鼎遇姦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

戒之。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

之異塗。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

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

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

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誅殛之刑。布其衣。裾無領。緣。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建篇注。此一因取象於大壯。

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

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紂作瑤室。豈畫棟以虹梁。或

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或通天而納涼。

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歷而

受身殃。痿音透。歷音鰓。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

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

以臺。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

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此一節述戒。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至忘歸而受祉。在齊

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







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楛之理。

楛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銜槩之變。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覲於獲多。音覲也。愬慙。

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

賞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

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

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

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轉

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

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

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賦。乃

令後官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

蓋相追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

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

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

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

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毓德之初。群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



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墻。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足為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朔侈縱日甚。太子左

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

孔穎達。字仲達。與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

撰五經義疏。號為詳博。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

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

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音平孝經義疏。穎達

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

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

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勸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侈。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拂拒。母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

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

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

百姓除害。為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湯德至矣。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

及禽獸。及禽獸。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

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悅，商書

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

孔穎達侍講。令平聲。望數存顧問。數音朔。以補萬一。

仍博選有名行學士。行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

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

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切。夫為人上者，

夫音扶。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聲。耽惑成

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

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上聲。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

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

好畋之淫。好去聲。何以主斯七鬯，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

尊卑長幼之道。長音掌，後同。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

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

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

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

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



終穢心神漸染既久

漸音尖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

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

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

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

聞去聲

玄素叩閤請見

現音

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

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

音潮

陰以馬槌擊之

槌音查

殆至

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

去聲

窮極奢侈費用日廣

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

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

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

荷上聲

如其積德不弘何以

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

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

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

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

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

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

勝平聲

宣猷禁

門不異闐闐

上音環下音會

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

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

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

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

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

之故得肆為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

正使周官饁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

入為出得使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制上耳太

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

獨宗之詔太子於未流幾於被害在朝不聞臣以為不可

乎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

太子至于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

搗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官僚同

坐至除名為民起為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

刑濫害及善人矣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

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攘奪

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攘奪

禍故為是不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

王之問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

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忿乃賞擢張玄素

于志寧之末果何益之有哉語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

于志



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聲

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

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

盛為西戎由余所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誠五子之

笑詳見納諫篇註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也呂

望師周望太公也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聲

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

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

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

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鼻音曾無復監

曾音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

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

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長音掌直千牛又復

不見千牛官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

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

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昭翟音狄朝歌殷之邑名漢書鄒陽書曰邑號

朝歌墨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

子回車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俾不干盟兵不偪

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與齊侯會于夾



好齊侯心忤。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慙色。有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

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

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木石猶能知感。臣所

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痰犯顏

逆耳。春秋比之藥名。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痰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痰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痰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

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

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

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毛叔鄭畢公。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姬

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禮曰。成王幼。不能蒞祚。周公相踐

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賈生陳事於文帝。賈生即賈誼也。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

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



君後同。上聲。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

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

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

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

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

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

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

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

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

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

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

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統

干承基。統音鷗。統干。虜複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

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苦枕塊。

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

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事東官。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為父

子焉。學為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

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



哉宜。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麇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宣子以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時志寧母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苦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考於親而脫於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麇矣。承乾之為。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苦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翼太子之任者。太宗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第四



貞觀政要卷第四 卅五



